



唐書
卷六



伊 8
1735
250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香田一人
贈資一
新念圖書

歸奚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 唐書百六十四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
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
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
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殿校理修國史儀注以貧求
解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
主客員外郎復兼修撰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
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
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
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王用桑練王用栗作栗主
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
諸武中宗去王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

及古開

必每都別立神王也。若曰神王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未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母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異。於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

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柎篋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顯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

用
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贊甲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一許兼收焉天下

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給稟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繒帛儒生以爲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論撰數十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繼母篤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賢良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類有出其下而進

趨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槩懷。遷兵部員外郎。順宗爲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卽位，以東宮恩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讜言。後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憲，登性溫恕，家僮爲馬所踉蹌，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給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愠。常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爲翰林學士，進至戶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

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八千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爲相，惡之，徙祕書監，固言罷，擢權知兵部侍郎，歲間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爲京兆人。少篤志通羣書，大曆

未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親喪毀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尉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史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右省雜給眠職田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爲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有紙筆狼料積于省它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彊力人以爲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鈎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指逮繫榜掠甚急內以險

吏

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旣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允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擿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愿也十五年病癰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爲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陟少自底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名子敬玄位左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敘居父喪跣護柩行一里道路爲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汗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安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卽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

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弊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譖無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為李子郃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卹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為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為百姓所懷幕

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葺喪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嗇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為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諡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祕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為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卒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

亮等嘗衆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已卽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刻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

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累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

平

自言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下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咨美

薛萃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爲隋禮部尚書父順爲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絕萃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蔽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所得祿卽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萃不肯去故論者高萃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萃於文章中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萊與萃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萃子膺大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

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綱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豕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綱隨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綱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綱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負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卽優補

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請罷兵帝將相之制彙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絜子洙舉進士尚臨真公主檢校祕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劉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官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卽使戎攝刺史按置其臯戎曰以是待我邪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

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
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
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爲藩府交
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
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迺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
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桶未貢先
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尚
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
懷之悉奉稟賙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旣病以所有分遺之曰
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卽
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
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
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
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感敗得
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
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
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爲注訓蓋人
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
觀察使諡曰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寘
幕下繇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
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使自副
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屢擾

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廣有船貝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間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澱內左軍至斬以徇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

坐客上引觥三酌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酌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瘠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平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間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讓牢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

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
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
萬斛使賑飢捐久之入爲太常卿大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
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四
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磊有大志
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
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
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
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殯褚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
判異等靈武李樂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
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爲箱

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
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
咨逮還魏博又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往
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叡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
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
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
劉宗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守沂州宗守黃州奪其兵擊賊禹城
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兗海鄆曹淄青當
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盲山故渠
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
斬之爲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藉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
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

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
頗務多積素議訛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
喪客高郵卧苦終制地下濕因得庫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
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歛二州刺史
歛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爲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
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
不拜大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拜右散
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
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
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
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况欲誅

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
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虢州刺史卒
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
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
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
學不勸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偃蹇無進取意姻友苦勸
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祕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
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
閣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爲官豎所惡
出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
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質清白畏慎爲政必先究風俗

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將不爲黨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蕢皆一時選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貨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仰費廣劇欲紓以期詔侑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西所至以絜廉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卽位李同捷叛而廷湊陰爲唇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尚書省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

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武舍垢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瘠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羸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詹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費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斂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賂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

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四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賊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不直復用爲天平節度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綵三百匹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侵牟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侑薄其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不先論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疆直名晚節內冀台輔稍務交

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孫

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光啓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鄂悉爲盜奪今天子還宮宜前具其禮宰相建言修復宗廟功費廣請與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所創定舊學禮家當其議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通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紊追

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十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

家

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爲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必告于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祔主畢又還告太極殿彥威以爲不可執政怒坐祝辭誤奪二季俸削一階彥威終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定兩稅使差量纖悉人不爲煩還兼史館修撰興平民上官典殺人亡命吏囚其父典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

死彥威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訐自恃嘗見文宗顯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爲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沒亦不可得因上占額圖又言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二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自謂樞柅姦冒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以稟練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開

成初有詔禁止時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彥威乃奏復與直悅媚士良等又劾王播貢羨贏以冀速進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練皆敝惡攝吏送臺獄而彥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衛尉卿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彊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謂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

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第八十九終

唐書百六十四

三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齊川七鳳
氏圖而宋生

唐書百六十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或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韋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飢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王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頗姑

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賊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

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規，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贈。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絜仕四朝，其祿悉贖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網家昭國坊網第。

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為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入翰林為侍講學士帝使粹擷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四子處誨從謹尤知名

處誨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為時盛傳從謹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孤絢魏扶皆澣

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謹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人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為亂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謹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謹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

多也時承軍亂剽寇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
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
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
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
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
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隄
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
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
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
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
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

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
讜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
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間走絳州
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兼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
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
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展
於後生數稱譽之展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擊善斷累破虜有功
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
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
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
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

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

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卽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

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諡不嫌，異曰諡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羅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

開勗大義，覃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

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旣名儒故以宰相

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稟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列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單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

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飾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

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富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

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關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屨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摧酷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旣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說出於無功
無名未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

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會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掾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旣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瑋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

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誚。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顛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

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益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子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

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家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
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
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
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
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
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
尉實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
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
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
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
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

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
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
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
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
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
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室殿召學士李
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
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
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
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
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
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

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

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監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

唐書卷六十五
諱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
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
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
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
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
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
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
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
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
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
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
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培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

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
言比經紕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
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
宥紕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
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
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濩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
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
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
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
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
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王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

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勲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

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
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
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欽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
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
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
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
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配正則
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
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
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

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
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旣
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
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爽然欲赦之
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
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
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
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
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糺之以法則人自
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
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鏞言利幸
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

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謂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鑄銜之帝卒自相鑄會羣臣上帝號鑄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鑄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

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是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

侯也

三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終

唐書百六十五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唐書百六十六

唐書百六十六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
 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
 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
 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
 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內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
 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
 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
 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
 乃行軍中遂安俄為東都畱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
 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姦謀冀有

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

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桀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

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難使

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剽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爭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肖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囧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囧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

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

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大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廛閭，以息火災。朱厓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徐泗討定之。佑具舡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

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

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赫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疆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

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
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
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
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
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
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
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
精於吏職爲治不皦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
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子式方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

高郢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綜尚公主式方以右
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
羞膳及死替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
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綜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
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
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
辭疾唯綜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
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
度支會公主薨綜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
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綜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替著于
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

禁中監軍請侗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琮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琮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侗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艾蒲實，皆盡。侗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畱守，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侗。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

進。乃授侗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侗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侗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侗。侗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侗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侗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喬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也。

休同死悖弟悖

悖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悖勸出家屬以身守悖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悖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悖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悖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悖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悖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悖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謙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悖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竝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

鼓

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悖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悖約降悖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悖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悖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謙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悖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二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

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

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果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睥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脩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曼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畱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

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朱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

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卽辭疾歸顛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蔡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旣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僊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僊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鏞以言利幸與楚

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宥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鏞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鏞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鏞得罪時謂楚緣鏞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翬

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卽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鐫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畱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人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旣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

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診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槨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宐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

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寘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撻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

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冊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匡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

蒙

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悛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絢曰數家赦所以未即降者三將為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即請假勛節而敕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眾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郝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偽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既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為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瀉渙瀆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為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為人白發其罪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

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為瀉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為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為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為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為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為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瀉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瀉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瀉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為貶雲為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瀉亦湮阨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為弘文館直學士

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為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佐楚皆倖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玉表歟棕絢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終

唐書百六十六

唐書百六十六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唐書百六十七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硜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賊京兆

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
卽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
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
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
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
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
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
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
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
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苈數百頃願以爲內廩牧地水甘草薦與
苑廩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
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

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
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
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
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
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
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
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
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子四夷用十一爲有羸陛下所御饗餼
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
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
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
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

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脇就功號曰敕索弗讐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案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皆指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

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改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匪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媢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

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諡曰繆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是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畱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

天下召崔芋干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弃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捽辱之死於廷邃家

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遂冤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開殿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旣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匿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卽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愆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

賤
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踐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雖詖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爲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顏閒權德輿爲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取三十萬緡吏乞貸豪釐輒死案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

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旣由聚斂旬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

程昇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縛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縛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縛乃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縛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縛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縛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

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縛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縛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縛弟鏞字蘇卿第進士縛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縛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縛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

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昧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英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勲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

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鏞及鏞用事更忌播而以昇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劔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培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

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冲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

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宥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廢積成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

欲引與共政卽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畱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

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膀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謨集亦多災終太常博士子鐸鐸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帝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瑱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

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
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
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檢巧
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
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
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
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
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
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
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

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
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
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
家僮乘城責讓矢旡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
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
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
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
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
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
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

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
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
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
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
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
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失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
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終

唐書百六十七

安政五年仲冬以万曆刊本一校句讀了

侍從若夏長

